東堂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五　　宋　毛滂　撰

制

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亳州王益柔可差

知江寧府制

敕江東鉅屏英樓金陵惟我邇臣宜承重寄具官某夙負踐歷本為老成委以撫循僉言惟允鎮茲剽俗繄厥靖欽服此命書往其無替可

承議郎直集賢院范育可權發遣鳳翔府制

勑某扶風者蜀隴通秦之控也異時商賈輻輳獄市繁多故最為關中之劇郡爾能以儒學潤飾吏治而又風俗習焉故因以命汝勉服訓辭務修循續可

朝議大夫守吏部尚書曽孝寛可資政殿學士知穎昌府制

勑入正六聯出分近輔眷維舊弼推錫龍章具官某温厚端方淹詳博敏早聞邦論久典治官比厭劇繁屢申情

懇永惟加惠固所重違祕殿華資陪京樂土往繄坐鎮
毋闕告猷可

表

進恢復河湟賦表

臣某言臣頃以縣令守陛下民社於封禺山中日夜所
以嘘呵父老磨礪子弟皆仰承熙寧元豐之遺德故臣
於當時簡書號令亦竊耳剽日久陛下初登納牖之法
座道隱旒纊恭默不言適大臣新用事頗失經綸之意

孤奉陛下仰成之恩而觖天下望臣甚惑焉明年臣當
改任西入國門竊於道路聽聆風聲尚因循而踵故也
小臣不知國家治體其惑益甚未幾舊德真儒更起於
江湖上翔集廟廊於是其風丕變稱陛下之意慰裕陵
泰陵之神明快士大夫之心治與古合惟是河湟故封
棄而未復臣惑未解忠臣義士所共憤懣然又未幾湟
中之地指麾而定雋功休烈無愧前日方聖謀獨運天
機黙啟而奇蹟未暴也將士猶休馬解甲而枹鼓未鳴

也臣竊聞縉紳之論老兵宿將之言咸謂狐兔穴深恃嶮守隘鎧甲犀利其衆梟雄敢死而善戰故將士不敢有輕老羌之心吞河湟之氣然天聲一臨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烏驚鼠竄游魂窮山不知死所臣然後知聖人有作天應地隨關機闔開神聖出入妙乎其不可識矣矧廟堂之老帷幄之傑仰奉睿謀如手應心此豈容天下所共知也臣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練天地之純粹攬道德之精剛行大人正己之事知童子害馬之言簡至

基於南山納衆流於東海使先帝十九年盛德大業上格於天下格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冐四夷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蓋自陛下夙夜追述續紹基構累積而峻極如是也尚乃兢兢業業無自廣之色有為善不足之意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僕御侍從罔匪正人日月軌道風雨時節草木遂茂山川鬼神以寧而鳥獸魚鼈咸若也荒服君長移珍抗手稱臣闕下百姓驩忭中誠感發致治之敏尚以置郵為淹臣質之詩書考之傳記踰

唐跨漢引領軒虞所以稱治者五六君而已陛下棄其
糟粕收其英華接武治道如涉東西之衢超此五六君
蓋已萬里矣臣本江東諸生材學行能無可筭錄頗嘗
漁獵六藝之囿素知筆硯淺事陛下天縱聖學言成五
經昭回之光下飾萬物故褒衣博帶之臣相與涵泳聖
涯丹青景化而結綬金馬之門磊落相望惟臣命薄骨
寒抱病溝壑草木之年亦已晼晚尚區區誦書洛陽市
中徒聞有四庫之典蓋曾不及蘭臺之蠹魚者也竊聞

識八珍之味垂光海宇共窺雲漢之昭回不夜臣家獨
見璇源之圓折 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
新固已郛郭於五經不足喉衿於六藝訓誥追三代之
典則詞章存二南之風流豈惟殘膏賸馥將沾匄於後
人是謂非煙祥風當緣飾於萬物天清氣朗晝色永於
上林葩正華繁春工贊於宸翰寵踰華衮之重老增布
帛之温願子孫之相傳付金石之同在伏誦膏雨之初
霽益見聖神獨運之功雖云羣生之有年敢拜君臣相

說之樂

代人謝殿監賜對衣金帶表

內監深嚴本有待賢公卿之選上恩優渥廼過意臣父子之間朝無一人之言澤自九霄而下聖主自爲之獎目微臣何假於賞音苟一旦未濫於瓶罍是此生終辭於溝壑惟臣之遭遇可謂非常然時之滯淹豈無遺恨臣中謝伏念臣材非蚤就學最淺聞當百執事之間未免沾沾而自喜在九卿之列又羞陸陸而無庸每被使

令了無稱可差幸未盈於百謫云何不啻於三遷念當
却掃於衰門遂恐墜東山之望寧意乘良於壯歲曾不
知周南之淹超諸搢紳快如插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急欲求治每恐遺材雖俯仰太平出自聖神之獨運尚
網羅多士姑備左右之美觀如臣何堪逢時乃爾身居
供奉之内最為依日月之末光班隨侍從之間何但陪
鵷鴻之清集人間風聲塵土之不到陛下起居飲食而
預聞顧影若加華袞之榮撫心則懷薄氷之懼蓋衣裳

在笥臣有涼薄不勝之慚束帶立朝臣無詳贍可觀之譽惟希古人之慎密以答上眷之周旋

代宋漕司謝上表

一麾出守所易堪小壘而寡民八使分行將難副連城之重奇馳傳趨宣風之旨叩閽無望日之緣對青蒼識所部之江山見父老示當頒之德意中謝伏念臣器能甚陋風力不强空懷赤心素之清問事主則有曾門之餘烈家傳尚藏太史之遺書豈忘激昂了無表見一昨

兆民允殖惟一德之是歸厥木惟喬當至仁之所及在木理何知而乃合見人心不約而自同玉華效祥甫被上天之雨露道山呈瑞近蒙中禁之風光遠在偏州亦霑餘澤況茲木之良異視他種而增奇獨引一枝相望八尺修條中立屹天柱之承霄兩幹旁連矯虹梁而濟涉嘗考圖書之所紀謂合海隅而為家恭惟皇帝陛下道洽無垠德齊有截開闔之妙物被於曲成覆載之均世容有異意茲表君臣一體而共理蓋符本支百世以

俱老悟筆硯真取窮之具而文字乃招嫉之符徒使聲
鳴益悲尚無公幹之逸氣徐思少作可悔烏用相如之
浮華宜清朝數免而稀遷媿古人難進而易退髮令短
短而先化面久蒼蒼而邑羞行路人得以揶揄士大夫
喜於掎摭此而不去何所欲為側聞遨遊上公之門竊
亦棲遲下客之座雖是尊卑之異等敢希臭味之同歸
況昔與諸生得共聞於綿蕝今隨庶物幸並出於陶埏
正應顧主而悲鳴先喜過門而大嚼矧屈借齒牙特達

之論曾不遺腹背闒茸之微惟寒谷氣遲未覺東風之
解凍睇繁雲目斷但傷急景之彫年端念學殖之已荒
無望儒林之擢秀日暮途遠空懷三徑之歸月明星稀
妄意一枝之托

謝舉主啓

聞冀北之足巳空尚煩收致類遼東之額强獻盍取慚
歸頗衰蹭蹬之年少借殷勤之論竊謂薦士雖古知人
甚難或者好龍非真烏覩凌雲之異不然相馬失瘦莫

顧負輮之良欲觀其人當問所主初或收光而未耀終有泣血以相明至如鈍頑敢累明哲伏惟某官雅屬時望藹為辭宗開卷綆長而汲深故得百家之淵奧下筆芒寒而色正獨爍一天之星華未參高妙之游尚屈澄清之寄方廣洪河以容物執玄鑑而照人如魏王之瓠無堪反浮沉而得所視無鹽之貌可惡將刻畫而難妍某骯髒寡諧流落不偶幾欲請璽而治鄴本非好竽而求齊平生多奇固有定數際遇雖晚亦豈偶然鑽皮儻

插以羽毛蒸朽或出其芝菌未能報德何敢辱知

又

植當道隅衆且指為苦李投畀爨下自寧必為良桐但思樸被而言歸何敢執裾以求鬻竊謂薦士雖古得人甚稀區區搖尾者了無可觀紛紛引手者亦何所見苟不旁借聲勢則當外務衒沽藉令黑白判於目前未免寒煖移於筆下令見取於衆人之必棄使坐据於諸君所共爭借清議未然或累公人物之鑒亦高風獨凜已

鶩渠世俗之心伏惟某官邦家舊人師帥夙望雅抱遠韻蔚為文華天子意在匈奴郎官尚淹於父老都市血流俠少京尹未害為循良誰使時和而歲豐本出政平而訟理晚遇有依劉之幸老狂慚薦禰之文蒼驥方騰踏於夷途勢當致遠青松獨磊硌於羣木氣已凌寒乃欲分餘力於駑筋綴和氣於凍枿俾一旦軒昂於欵段或異時追配於輪囷某少頗觀書初不讀律名姓空沈於州縣年光半度於江湖未嘗知治而敢諱錦傷正如

學醫而惟恐人費倦龜欲遊於北海拄笏時望於西山
敢意提撕强令奮厲假以羽翰之力被之衮繡之言何
異披樂安之沙終日僅收粱粟耶試拭華陰之土半夜
或出光芒永懷推轂之門孰是銜環之地

又

弔影江湖未嘗備門墻之役借論牙頰誰當為根柢之
容既不類相士而舉才又不待察言而觀色嗟乎途且
遠而幾暮無乃樹雖病而亦春伏惟某官蔚為辭宗雅

仗名節進止自有表識閱看不為精神行陪前席之談尚屈外臺之計問利亦仁義而已欲婢妾榮夷公之謀理財非玉帛云乎葢寢飯眙奚邮之意故屣履以見賔容如懸衡而較錙銖甚若不材尚辱異眷重念某素著狂直無他庸能平生最耻自媒老去每發孤笑唯有鉛槧之技莫施簿領之間幸無箠楚之聲未敗弦歌之俗久將自考下下以歸去安能更共陸陸而低徊敢意恩私首及孤冷獨是豐城之光怪望者有能識之竊比周

袖之良珍出則無肯售矣唯痛自洗濯將上報提撕

又 原注以文章可采乞朝廷甄擢

揚子雲貌寢而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歅機深而識妙馬本驪而謂黃世方共輕其書誰復獨忘其外此盖先儒付之於悠悠者未應小子肯至於屑屑然借論齒牙淪愧肌骨伏惟某官早馳令問蔚為重人暫屈使華之南更未礙佳聲之北去無負勢驕人之氣有好古下士之風謂簿書米鹽非豪傑之標的唯文章人物真太

而自判令猶饗萬錢之饌擷杞菊而並羞又如作千金之裘搴芰荷而同製伏惟某官氣大經世才高絕人馳聲象魏之都彌節湖山之會求於公論宜即近班至於出滯振淹真得古人之用意所謂承流宣化是從長者之折枝第如孤蹤誤煩雅眷某才頹不耀辭華易零長年與世而聱牙中夜撫劍而躑躅無言弔影有愧賞音借為趙魏之老或優尚念齊秦之路未效更當鞭後蘄副挽前

敢刻畫無鹽而自媒第嘗得糟粕於斷編亦時有筆硯之淺事必當綴履請徑同兩錢之錐或許揚眉願少借盈尺之地幸讀書不咍於妻子將定價謹屬於君侯

又

獄市幷容衆仰冬曦之愛鷹隼始擊共窺秋漢之清方人主欲覯昇平之風矧使者能養忠厚之氣頃旄旌未辱蓋光彩已先恭以某官搢紳重人宗廟珍器況平番乃屬老手正自談笑而有餘唯經綸久抱雅懷尚復卷

收而未究某日暮途遠肉緩筋駑未伸堂下之一言先辱鹽車之顧獨負胷中之百紙敢羞醬瓿之須

又

少年好學初如蠹簡之魚晚節為貧終類太倉之鼠壽陵欲歸而步既失單父雖細而形已癯尚何可言苟幸托庇恭以某官氣叚冬日詞摛春華漢使繡衣尚提三尺之法道家玉字即觀四部之書方求史筆之精魂當属文章之司命顧江生無買名之意僅存覆瓿之餘聞

邪姦快哉鷹隼之搏雲上某少學詩禮老沈簿書弄槧
磨鉛頊累名臣之論東帶斂板今隨俗吏之羣曾不知
傷錦之譏尚有志著書之事煩借牙頰當生羽翰

賀蘇右丞啓

丞轄天臺進陪國論賢者在位君子得輿豈特糾八座
而辨六官要亦順四時而遂萬物出雲雷以下澤扶日
月而麗天明詔始頒公義交允伏惟右丞言有壇宇得
先公之靜剛思通神明跨伯氏而高妙器非近用者所

就必晚天欲大任者其始或勞時初嶮艱未免柔從於蒲葦心獨閒暇曾不奪常於雷霆杜公有應變之才裴公無左右之助顧斯文之未喪得其羽以為儀起游道山進直青瑣發當年之涵蓄破俗儒之譏評玉堂揺毫飾王言於黼黻烏臺正色立朝士於風霜今膺夢求頗慰人望某鈍頑無比嘗塵君子之下交榮悴既殊空記先生之餘論安敢彈冠而慚彙進且將拭目以觀太平

賀右丞啓

伏審光膺制命入贊政機國家用賢寰海蒙福竊謂學
稱堯舜人誰無致君之心材不皐夔天莫與經世之器
故雖抱經綸之學要必有王佐之材世非斯人書亦虛
語天地萬里在欹器安危之中民物九州寄小鮮熟潰
之内得人則置器烹魚之易失道則挾山超海之難惟
聖主有心三代之時挈昇平付公六人之手寵啇者可
謂重大素定者得不從容伏惟右丞當世真儒先皇遺
直公輔之望少壯已然譽豫章之木耿介於林中自然

有廊廟之質泰山之雲氤氲於石上無疑為霖雨之期
郁乎西漢之文章顯自北門之學士後千年大都通邑
尚驚史筆之精神比一時宿學老儒共戴文章之司命
此蓋餘事固已絶人究其淵源未及涓滴今當盡發六
經之微妙散為萬物之中和某二十年竊承下風嘗數
千里願効愚計晩能際遇謬塵筆削之間今遭棄捐猶
在陶鑄之内倘不從珮紳効能於鞭策尚當與蓑笠受
賜於江湖歡喜之多拙訥難盡

答曹守任中散啓

伏審下車云始褰帷之初蓋已譪聽於休聲是曾不煩於老手恭以某官天資之敏士譽所賢久更練于中朝暫均勞於近服精明之力固自有餘愷悌之風正應不乏當未期以報政宜不晩而名還某久忝素餐之可羞方喜嘉蔭之是托乍茲阻濶實有依歸敢望善履餘寒荐迎多祉

與饒州太守辭免權幕官啓

子厚蘄見權公非能朝造而夕謁建封克用韓愈不為晨入而夜歸何特盖于強顏正復弭其狂疾至有長者之髙誼得無雅意于古人伏惟某官天付遠猷世獲重語朱轓畫戟漸彷徉其要津墨客詩人猶形模於少作下車一日奠枕萬家豈惟獄市之并容未忽米鹽之煩碎至於東辨人物必先濶略簿書某得備屬官絶無能技案此下五字原本缺故態獨不果於閒居拙異安仁之褊心了何疑于巧宦可謂支離之受粟敢為舒緩而養名况斐

文無用於當時又奚逃於醬瓿顧綿力不堪于長坂姑欲避其鹽車令吏情薄如雲煙惟學癖牢於膠漆間而誦讀雜以呻吟苟無細故於胸中甘老分陰於窻下況須少日遂可解歸或假三冬俾之足用望裁如此公獨謂何

到秀州謝執政啓

羣材並植肆望杞梓之成林短羽退飛盍投鳧雁而為伴第可江湖之歸去豈堪民社之承宣此蓋伏遇某官

身運天樞手執人柄生成萬物而寒暑必信進退百工而邪正自分談笑巖廊夢想人物顧翶翔要路既盡收經術之諸儒獨收養小民尚兼取簿書之俗吏迺俾寄身於飽暖何敢企望於功名重念某畎畝餘生門墻舊物雖蒿萊之未出然本擢於勾萌借風雲之不隨蓋荐長其卵翼受恩深矣圖報缺然悵渤海之方春旅翮先謝惜崦嵫之晼晚馬首何歸感媿既深歸投益切

賀執政啓

伏審孚號大廷登庸哲輔羣情久徯而忽獲和氣不名而自還在昔王佐之材或見畎畝之內至遇合之時蚤晚略異而經綸之志顛沛不移矧政路曩所周旋未幾忽收於膚寸而真祠久於涵養一旦大決於隄防百里為驚萬穴來會恭以元聖在上朝陽當中天光清明雲陰解駮付倉公以鍼石衆疴自除屬雨師以風霆百穀是仰伏惟某官著龜羣疑之信權衡萬物之平股肱主躬筋力國體立朝居豪傑之目得道本清淨之門天降

攝行魯相豈獨喜於下人公仲輔佐烈侯誠有意於進
士蓋出社稷之大計不緣賓客之私恩仰惟談笑巖廊
夢想人物太平之基既立勢成九鼎之堅清明之象益
昭力當八柱之健某當填溝壑莫望門墻但遠同於蒼
生亦均依於盛福

議禮改官謝執政啓

大鈞播陶物無廢者細流歸往海獨容之賦幺麼於萬
形之間收涓滴於百川之內未云有用不使無歸所以

更空隱轔卜祝之徒譬若橫江而漁絕雲而弋顧盼有頃飛潛並收何獨在一鬱而得伸亦槪見寒遠之不偶仰惟代天理物妙同歲功安土居人力均坤載可謂魁壘萬人之傑尚乃濶略三公之尊士不待推食而解衣身可使蹈湯而赴火重念某筋駑肉緩材拙意踈一歲寧冀于九遷十駕不能以千里况侵凌憂患之後傴仄饑寒之餘志氣已衰分無遠到語言少味事亦寡諧犬馬第識主人之門當不死于內熱雪霜或變羣木之色

齗不彫於歲寒欲答所知請堅此意

得真定倅謝執政啓

薄寒中人莫借一言之煖太和蒸物忽同萬物之春急絃難發於危機弱羽終依於大廈惟憫窮悼屈本出於至公然刮垢磨光卒成於委曲念未嘗備洒掃於下館曾不知累題目於前旒卓然古人之賞音不待平時之識面自忻際遇衆為驚嗟恭惟某社稷元臣文章司命手運樞極實代天之四時身備股肱蓋與國而一體夢

寐不忘於寒畯昇平有待於丹青謂如文王之朝必有多士欲任伊尹之責所憂一夫伏念某瓠落無容齟齬難入少既乏於奇響幸猶同於卑飛弄槧磨鉛不過犬子浮華之作欵關持謁未免禰生漫滅之譏曩輒挂司空之書初不盜相君之璧遂久廢而不錄亦徐察其無它然搔之不絕者良已童然殆挽之俾前者不及寸許何敢視儀之舌在正苦減仲之産空所貪盛節之清明聊寄餘生於紅腐尚乃風聲之飄墮要令雨絕於天肆

其波言之蕩流不使堆出於岸方此有言而不信頗謂無因而至前不圖察魯酒之見圍聞商歌而許載料理於摧傷之後吹嘘於唾罵之閒假以治中稍令補外恩隱可勝於周渥人地則至於超踰遂免無歸是為過望然適當遠去疲馬顧不戀軒苟欲求便安窮猿何敢擇木况佩刀非三公之器食肉無萬里之姿端念旅覊之飄零恐逐飛蓬而轉徙借欲激昂而効力未免俯仰以隨人瞋目語難素不習大將之旗鼓束髮為學但謹守

先人之琴書退則煙波釣徒之是歸仕則文學掌故為適可已獲伸其厥枉或冀用其所長竊緣眄睞之不凡輒復噴鳴而未已既取馬之（按原本有闕文）覬開以長途況猶泥之在鈞不使憂為棄物伏惟此意不出它門

代王運判到任謝執政啓

人言僅白初假臨民突色未黔亟趨度嶺謝魚鳥相安之樂涉山川甚遠之勤盡忠義之皦然雖蠻貊其行矣蠶叢絕壁既搖叱馭之鞭鶡尾寒芒又照觀風之節初

謂棄捐於不畜今猶約結而無竒伏惟某官俯仰太平棲遟盛福風翔巖廟光在海隅豈特繫本朝之重輕而每累一夫之休戚故安遠俗宜得長材某雖孤節未彫而舊學幾落雖顧平生欲有為爾然苟見用亦何以哉獨先公道而後身名須以成事肯辭禁門而改情態急欲操人黨涵濡上澤於干欄得退託微軀於欵段

賀兩府啟

伏覩詔書登庸哲輔國勢以重民望所歸伏惟雝慶竊

以朝廷紀綱於此而維持政令根本由是以植立斟酌
元氣四時待以和平鑪錘衆形萬物期於暢遂故圖任
栽屬鼓舞皆同恭以某官德業並隆文武備足以稷卨
之筋力任堯舜之股肱方旰昃以求賢宜朝夕而納誨
寧人能此殆天啟之仰惟太紫清明層陰洞徹昭景飲
醴方共迎於太和沐髮晞陽幸均承於嘉惠固當益著
太平之象端須畢究彌綸之方某瓠落無容齟齬難入
坐不能俯仰於權倖致無辜狼狽於饑寒念十年同於

而性全不待令行而訟止伏惟某官文學前輩朝廷鉅公如玄酒太羹本薄滋味惟青天白日自然清明茀見和風之顯宣莫窺浩氣之充塞棠陰聽訟不妨具足之真如紙帳安禪誰識縱橫之妙用坐馳此道行安斯人某擁腫凡材落魄遠裔少學古人之糟粕顧所言平平老投孤縣之桑麻亦自考下下念依劉之日少將借寇而天高同湖濱欲濟之人如中流而奪舟楫喜江滸待哺之殍真大旱而望雲霓

賀蘇内翰啟

泥檢自天脂車就日慎選北門之舊别居東閣之嚴雅待重人曲承密命伏惟内翰承旨道本自得事無可為嘉祐之間共識鳳凰景星之瑞元豐之末益知泰山北斗之尊霜雪所餘波濤既定及見松筠之茂已緘鮫鱷之饒出入羣經熟沈浸於醲郁徘徊清禁遂黼藻於王言陳義甚髙獨立不懼頃得州於第一由所請之再三惟上之深念圖賢如公之不忘致主鴛鸞戚集仍是銀

臺之舊遊山水餘妍定入玉堂之清夢固不爲賦詩以
觀餘事蓋且將問政而求讜言爛爛日星發光芒於筆
下温温布帛散和氣於人間乃所望於尊儒實分權於
宰相中外僉允今古獨難某與世數奇登門最後思收
能於鉛槧薄借論於齒牙參朮桂芝之願備疢痾之用柘
枸枳棘固難生長其間雖升斗足以活魚非江湖莫之
容紉惟公遠大專我始終上眷雖隆東之猶爲未用羣
生欲遂安石得不同憂蘄快輿情當究大任

赴任與湖守學士啟

一丘雲水逝將植杖而芸百里溪山又俾戴星而出盖未知操刀而使幾何不頓纓而呈恃大賢為之依歸將來路忘其蹭蹬伏惟某官思走萬象氣吞羣英上則當處廟廊次亦宜綰華近稍淹出守行促歸裝姑寄一尊之風流長助兩溪之煙月某天資不敏人事多奇蚕衰而疾病侵凌未老而齒髮搖墮割雞非善寧繼武城之音封侯不貪願識荊州之面即搖竿而去國將斂板以

望塵忻幸之懷尺書不盡

代王守到任謝楊馮二漕啟

初分州寄尚偷歲月之寬閒未滿戍期遂去田廬而匆遽雖簿書之亂眼喜江山之可人情既安之事或濟矣然莫副編民之素望所忻從使者之多賢某官高誼自將善名日起智識絕於流輩不勞予奪於十州議論公以是非自足臧否其羣吏逮指顧之餘事猶餽給于羨財某竊望門墻重拘城鑰方布宣于上澤使周知法令

之寛睽雖歸賴於下風敢小忽米鹽之煩數尚圖面罄

頓覺心揺伏望益慎夏以加湌當對時而受福

上胡倅啓

某官德懷雅俗望重本朝佩刀光銛顧不煩於投刄題

輿榮問亦誰可以並驅惟湖山清逺之鄉有歲月優游

之樂某天資不敏人事多竒蚤衰而疾病侵凌未老而

齒髮揺墮是行既迫於餬口餘光猶托於庇身即理柂

於波濤行望塵於旦暮孤衷欣幸片紙莫窮

到秀州謝監司啟

湖海再還不繫有無之數簿書百謫但拍尸素之甚政應斂翼於故枝尚復强顏於末路已荷優容而不逐更加推挽以使前自惟棲遲莫副期待伏惟提刑某官器局博裕風猷峻清雅將氷鑑之明喜為人物之論假以青黄而成飾要令黑白之殊流顧駑偶之鱗聊忻得水恨凪凪之足徒費加鞭

得替謝監司啓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六

宋 毛滂 撰

書

謝舉主彭提刑書

某昔者聞之執事薦某為職官撫心獨驚赧然汗發夫京西數十州之地吏之有才能者正應不少而執事薦章固亦有限一二年間題目將有所未盡今不以急賢為務亦何取於某不敏也某讀書至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論語至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竊悲夫才之難人之不易知也舉者誠未必知之知之者又未必能舉也嗟乎公議日替矣薦舉之事蓋已收為私恩人之所私者寧復計其才不才耶當今監司至於郡守皆得以吏之能否言於朝而黜陟之其間以類相求者豈盡可觀耶況一日奪於權勢移於故舊乎此有識自好之士咸重於去就也今權門懐書上謁之人以奴自居有所挾持而來卒為門生座主上下無復分辨亦可醜

也孟子謂觀遠臣者以其所主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
孔子曰君子難進而易退則進退自不可茍前人有言
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取此相擇之道也
今天下薦舉之路廓然朝廷求賢如不及某亦私怪得
人為未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意其主黜陟者未盡
無過耳某不敏於事無他技能為壽張尉一年雖同僚
皆落寞相視未嘗許為識字人望姓名掛部使者之齒
牙不其難哉又樸野自信不能戴不肖之容搖尾乞憐

於人又非有才名賢行可以取大人君子之知蓋亦見踈而難合也平日非公事則閉門讀書困睡渴飲甘以沒沒薦舉之路絕望久矣不意執事提撕收拾欲使出於泥滓沈埋之中不知感激之發矣雖然出於伯樂之廄者必良馬藏於卞和之匱者必美玉游於大人君子之門者必卓犖瓌奇之士如某者樸遬不足數馬之駑駘玉之碔砆爾此大人君子雖排逐而棄之可也伏惟執事以文章名天下第一而開懷好士不以富貴自大

然惟其善故能舉其類此某所不宜出門下也或者商
摧人物將扳十得五則某也幸置於取舍之間鄙之僻
陋士之才可以有為者不至吏安於因循苟簡上下之
習以為便某月得俸十二千祿粟三石自念不敢苟飽
待去以故忘其拙踈慨然欲將區區有為於百里之地
而羣嘲衆罵去有餘嫌執事且薦以居官為能竊怪執
事何所聞而得此言也某少年時狂狷好功名不量才
謂富貴可俯拾以得今方守死苫凷日惟病憂志氣彫

落無復聊頼矣所謂雖對一美衣遇一盛饌尚當泣想風樹悲思無窮而某顧有他望哉先人弊廬藏書數千卷聖賢具在杜門謝客聊以永日所謂富貴貧賤一切付之造物矣顧執事勿求某以必取富貴為門下之報求某以讀書自勉期於少過不為知巳之辱以畢其身為善人此某素期不負於執事者如此執事以為如何

上陸侍郎書

學道如食羮酸鹹當自知不可以語不食人作文如時

世粧妍醜不求其質而惟粧之求此未足以識其真雖然道不以文傳將孰傳之傳道者特未嘗有意於文耳及乎成文正自善也顧如食羮然亦當食者知味也某結髪從學二十年間見為東家丘之言者且多變矣頃時細字厚冊豐碑大版出一時文章爛然滿目某雖未果曉會然見觀者皆有不可企及之色相視慨曰文不當如是乎異時老書生新用亦各立標裁學者覽其筆勢又曰為文正用如此某於是乎疑焉道果在茲乎不在

茲乎將作者無意於明道而學者惟文是求乎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媵而賤其女此可謂嫁妾未可謂善嫁女也學者將以明道道未明而文以蓋之此秦伯嫁女之謂也伏惟某官沈酣六經穿穴百家吐道為言須曳成之此天下學者所共仰而不以時所用舍為去就也某願朝聞道而夕死之人爾不願以文章鉛華自媚於世然少而學之老不覺悟閣下頗哀其志幸分一杯羮使知酸鹹且洗其

粧而出其質然後庶幾是非乃定嗟乎身遠地寒何足有犬馬之報於門墻下徒區區抱此心而已

上蘇内翰書

内翰先生閣下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飢渴害之也今之學類於是某請試為先生言之夫學亦不一也盖有樂其實者有好其名者有學以為道者有學以為利者利者利而後學則亦無所不至矣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為其以飢渴害之則何以異乎利之害於

其老儒宿學平日宛舌同聲而湮鬱不快者一旦開其約結順風而疾呼應者蓋已如響而王氏之學又將覆醬瓿矣先生以為學士大夫今日從先生游者為誰何是皆前日規矩繩墨於先生者也然王氏之說殆亦滿其腹中蓋亦中間叛先生而去者耳自先生兄弟入朝某由二浙歷淮泗至於京師有服儒衣冠者某必問之令公卿大夫以經術文章進者誰為能必曰不出先生兄弟宜誰師必曰宜師先生兄弟先生以為彼真有以

知先生乎其心誠樂先生之所學而好之乎先生之名滿天下雖漁樵之人里巷之兒童馬醫廝役之徒深山窮谷之妾婦莫不能道也是天下所共知也某以為其人之所以真知先生者非天下所共知也王氏之學固未必人人知而好之蓋將以為進取之階宮室之奉妻孥之養餔啜之具耳此某所以病今之學者為利蓋如此而已矣某少知讀書頑然樸魯聞道甚淺然其所學則周公仲尼之道非進取之道也古人今人前輩後輩

某不知孰重孰輕從其是者而已伏惟内翰先生道德根於心華於文章實於事業其已著見者四方之人所能共談其深而未發者純乎淵然某又安足識其一二而稱頌之某行槖甚貧特所載經史足用幸不乏先生之文每一發帙其經於目如文繡歷於耳如鐘鼓誦於口如膏粱知其如是之美也終未足以知其所以為美故將學視於離婁學聽於師曠學味於易牙然後可以盡知先生之言如文繡如鐘鼓如膏粱之美然三人者不

可得而見則將何以盡知先生之言乎先生亦將坐觀其聾瞽不靈而蒙於衆人乎又豈哀其心勤志篤將提其耳刮其目礪其齒使疎暢廓達其聰明而昭然有得於先生者大異於衆人則先生亦何愧於孟子之三樂謹獻雜詩文一編惟先生哀其意而幸教之

再答蘇子瞻書

仲夏毒熱伏惟內翰先生台候起居萬福昨晚得所賜台翰伏讀百過輝光之密溫其儼然如在眉睫念假借

過情識者疑而不服韓文公以文章自振一代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先生豈所謂欲誘而致於是歟孤衷佩服厚賜愧慚汗發人有過龍首之山獲堅白溫潤之石碌碌然異於尋常之石也自疑為連城垂棘之寶出之里巷之愚人方且與惑焉更求玉工相之夫然後玉石辨矣為玉工而要必能知玉顧豈易得哉此楚王時非無當其名者而卞和卒以兩足異處泣盡繼之以血也某向學孤陋頗復荒落

聖人之徒後世學孔子者葢嘗想見其人於千載然當時深知子雲者不過侯芭桓譚輩二三子耳則其道理純疵品目高下果不在衆口伯牙失鍾子期至於絶絃破琴騏驥之馬伯樂回目而顧然後知其為超逺之足則琴之妙音不在衆耳馬之駿骨不在衆目為甚明矣某也不敏其末巳之學他日之能否請今日從先生而定某又嘗讀傳記見古人相汲引之事頗不一於此亦不能無疑欲終言之則近於屑屑急人之知以故不敢

復一二數也先生之居燕息游間之處樹石茂密之間
當有鮒鯢蝦蛭避逅於泠然之池先生策杖閒暇注目
逍遙遂小物之適以起遠思必擘粒引泉覆以薀藻蒲
荇觀其浮沈洋洋自足於杯勺之微而心恱之尚宜知
有横海之鱣吞舟之鯨跬步而絶於天池七澤之陸幸
而至於水必能作飄風之溯湃卷飛雲之蔚薈鼓鬐奮
鬐於浮天浴日之浪變化一息回復萬里也今泥沙敗
其鱗鬛螻蟻集其背腹其已涸之沫又不足以自濡有

某竊謂唐之諸儒以能文名而直筆確論信後世以不疑者孰如韓退之退之銘人之墓五十八非盡達官貴人也書其善而已張圓一法曹掾爾無甚過人事其死也妻俾奴抱嬰兒從退之乞銘遂得銘此君子樂道人之善故舊不遺如此其盛也某罪孽餘日不早從先人於地下今墓草七變霜露矣而遺烈未傳徃者走京師求閣下一言以表於世蓋嘗面可既已多歷年所數奉書輙不報某適攜諸孤之江南求升斗以活絡以簡書

如首羈銜欲復至門下不可得也痛念金陵之舊謦欬可記而翰墨未乾賢者所為必表裏令昨當使人無少可疑者則前日之厚人也豈至於今而卒薄哉韓退之與人交榮悴不移非獨退之如此古賢人正如此爾某平日所知傅公為天下賢者可以義相責望今而求滿所欲者不過如此此亦閤下平日所不吝者某雖貧賤不如人顧且效嬰兒之請知閤下未有以絕之也伏惟閤下朝廷夙望天下至公退無悶容進無矜色方坐廟堂

陪國論海隅之人瘠欲得肥凍欲得溫固必有以應其求況一濡筆書人之善以寵故人之魂何靳而重不與也柳公權以書自名當時公卿大臣碑版不得公權手筆人以為不孝況其言賢於公權之筆者耶閣下立孝治之朝以忠厚自將必以此道覺斯民肯使某因之有不孝之名哉情意哀迫干冒台嚴卑情不勝悲懼之至

與曹司勳書

昨匆匆草答未盡愚衷某騃滯不涉經學不工詞章然天

汪君足下僕用子弟入官天資椎陋不自敢與進士齒然又竊好此名頗顧學焉每取其文章讀之百過反悶然不樂因不得窺其淺深故僕所學了無用於時為諸儒非笑足下乃幸臨之又辱書見譽此豈陽浮好言將反暴其短於學士大夫耶雖然亦異矣僕頃三四見足下文章初甚喜久復為足下不快何哉不幸以僕能識之爾僕能識之則獨於古可用足下方進取不求用於今而求於古非計之得也愛惜足下美才日冀相見講

去此病今反惠然見訪繆欲益求僕文觀之此欲引年而進狶苓知足下未有以却老也文章細事爾無補於世之治亂無增損於人之賢不肖有天下者專用此求人材悲夫非先王之意也足下苟欲拾科第馳聲譽則進士之學激昂有餘矣苟思退欲善身進欲澤民則先王之言具在亦更思其意而已文章真細事哉二事皆非僕所有甚懼無以報足下然講學之間儻欲寄心目舒心意僕有玩好之言如古鐘篆鼎可賞而不可用當

言屢言不一言而止則上之爵將無所愛惜然上屬部使者亦當不問其長者家兒不知其寒微遠裔亦曰賢不肖之辯吾職當如是爾且吏廩於上廬於上廝役於上苟稱上使令則責報於上又即無厭令武康縣嚮應山碧玉潭有龍焉能為上出雨暘風雷變化五穀收飢致豐破厲導和所以惠寧斯人甚厚而於上非有廩廬廝役之思也亦適當幽澗寒谷僻陋岨深之地雖載圖牒世莫知之獨山僧野人脫粟寒漿往相敬戴爾某縣

令也以旱澇故數為其民以請雖賴以濟千萬人之命
然身賤言輕不能為言於朝廷使潛德久欝幽光永閉
可為歎息伏惟部使者任刺舉職為上憂民之疾病寒
飢當亦如慈母念其子今龍於民有厚德不止於衰寒
粥餰扇暍而已呼吸陰陽開閉日月實豐凶所歸宿而
民命所依憑又在使者所部其賢於能吏不翅十倍獨
坐沈沒幽澗寒谷之間其勢不得逞而衆目亦以此易
之此不可不察而有言也且祭法德施於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亦何庸
必取名山大川乎所謂刺舉吏之賢不肖亦何知其地
勢族望或高且寒顧治狀如何爾嗟乎某所過郡縣田
野閒見祠宮峻奐者甚衆詰其神則無名氏在人口耳
然簫鼓牛酒日至其庭不絕也問之則曰曩窘雨而得
霽望雲而下澤蓋謁水旱者有適與雨暘相值遂邂逅
滿欲雖他日復禱則不能更得然人既已神之矣異時
竊號為寵素餐不靈徒土木塊然之質彼烏有羞愧之

心寧得以義理相責望耶豈如此潭之龍無響不答哉凡興雨者龍之職龍既不失職矣而所托潭山又名響應而能應之如響是豈惟不愧其職亦不羞其地矣與竊號而食冒華屋而居淫昏不靈謬托人上者甚異惜其所依隘所施約爾異時辭湫潭謝魚鰕顧眄層雲撇舞百川蜿蜒萬里則其施豈不大且廣乎然是山秀拔蒼潤而奇石虎踞老樹虯蟠枕清泠之淵附孤絶之岸而暮煙朝霞自相映發如欲俯而照其影如將下而濯

其趾正是人間佳處四顧亂山乍高乍低皆黃茅白葦
巉頑闒茸雖上矗霄半徒累土耳未可與是山爭勝也
則龍之居雖約蓋已善擇其所處矣某屬者祭畢徘徊
潭上頗有所感不覺狂言之發惟閤下以主上憂人之
心為先又以刺舉自任為一言於朝意上亦何愛封爵
之虛名耶猶惓惓於人如許使知朝廷有尊寵意當不
陸陸如土木偶塊然竊食而已將有儉歲不入吾境而
武康世世不識飢色閤下之賜邑人不甚溥與

此豈特謹祀事而已哉鄉之秀民服方領習矩步委蛇乎其中學先王之言以待上聞養君子器直須時用爾雖一畝之地而禮樂法度自此而出使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嗚呼盛哉不可以有加矣然郡守縣令為治無所用學者亦衆具脩𣇽蠹楹或仆於風雨頹垣斷甃半沒於蒿萊者相望至或取以為逆旅舍者有之幸而書生弟子有懷先王之厚德發憤於禮文殘鈌之地將作而存之則執法之吏痛繩以文世且

指為罪人矣此所謂古以為是而今以為非是也且浮圖氏特天竺之教爾今其長廊深殿䌳栭綺疏極土木之麗以困民力又鬼神之祠旁午於天下皆眈眈高堂金碧照映為之無益於國無補於民肆為之而執法者未嘗以為言天下未有以此獲罪者此所謂法以為不可而人以為可也今庠序榛蕪而過者不顧佛廬有一傾撓則左右睥睨咨嗟歎息若將下而壓已焉嗟乎使浮圖巫祝自為此可也使市井小人為此可也使富人

大賈無知之人為此可也今公卿大夫往往為之恬不為怪矣此幾何不從使於淫昏之鬼乎班孟堅云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也此某所以譊譊懷不自已之意於左右某所領邑蓋有學焉獨在寒波孤渚之上桑楮之間無垣無門無有講肄之位師儒之室而丹青憑附之質亦窘于風雨所謂俎豆管絃之地則牛羊游焉邑人儒服者裁五六輩父兄以子弟能力田樹桑者為材此豈土地人物頑鄙而不可

剗磧如此直教養有所不至歟十步之内必有茂草萬家之邑豈無人焉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史臣書之以為戒恭以主上嚮意儒學方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天下武康去天子之都裁二千里王化所被德音咫尺然但見長廊深殿皆荒蕪之教爾學舍頹弊鞠為茂草有識者誰能不慨縣令柔懦畏罪能言而不能行之此天子之不材吏先王之罪人也會詔修廢廟審上以屬明公其敢再拜

無冠跡逮為金吾有絲毫姦必發廷中謫罰日數百薛元賞為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此二君殺人不疑初若剛忍少恕然曾不失循吏名者何書曰辟以止辟乃辟蓋行辟者將以止辟故辟而不疑譬之牧羊百而一狼縱橫其間縱狼不除則羊且盡死而無餘骨百羊盡而狼欲未厭則一國之羊皆狼吻中物愛物者常不忍殺然此狼不殺果足以為愛物乎某愚有餘賊不可言輒因厥職

顧有獻於執事某事執事三月於兹矣知執事為良太
守也修庠序如欲教其親子弟為上理財如視私帑中
物禁民為非如去心腹間病庭少留訟而囹圄屢空也
然某尚不能無疑者二三事爾前此有壞民冢破棺⿰石虎
衣者又有白晝提金刃為羣盜傷人者嘗議緩其死此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故曰仁民而愛物之謂也然或曰
仁者必有勇何也勇者勇於為義義者適事之宜而能
斷者也君子犯義小人犯法不斷則亂亂則傷民而害

物民傷而物受害為仁者若之何其坐觀也破家之患自其殊休戚者視之事若小然求其親親之心則銜冤抱痛甚於刳臠其膚肯也羣盜提金及嘯呼造人之庭當是時一家知幾人其命懸此四五夫之手亦殆矣今姑以其偶無甚傷為可恕此二事切於其身者而後知之然冢間之盜既往不可悔已獨賊囚在獄彼蓋自分死所寬之當遺患於人而不細況諸邑椎埋之姦未盡悛彼嗜於利知必死猶不怖今復示以生路則彼何憚

而不為此秪以滋盜爾且去殺者仁政之盛也然必先
能勝殘則殺不除而去如其不然則謂之惠姦此未易
行於今日至於誣告一事此某實懷憤悶不平勅云被
殺被盜及因水火損敗而挾讐嫌妄指執人者從誣告
法彼實被殺也實挾讐嫌也實妄指執人也今議者皆
以為不然且毆人於十目所見之地又誣人者正其鬬
徒而被誣者獨相去一里間未嘗相聞也逮毋為他弟
來而二子傷矣將扶致以歸始求被誣者一家借輿是

誣人者一家皆嘗及鬬所較然知鬬之所由來為明白也獨其父云不知爾今市中朝有鬬者則一國之人暮皆知之豈有二子與人鬬一傷一且死又非在窮僻無人之處而倉卒及此經宿始以告官設令不親見其事則審之已熟矣今乃曰不知無是理也天下之親莫親於父子父子之間有屬於嫌而不可共議者雖或知之而辭以不知可也及其事有至此極者亦何情而給其父令人有訟於官必謀之父兄以父兄為未盡又謀之親

識以親識猶未也則更謀之市人謀之吏而後以聞今此人果誣父以聞是致其父於重罪不孝莫大於此茍謀於父而以聞則誣告明矣將何往而逃責耶必曰彼獨與父言未嘗言於官不應罪則令而後子欲誣人則使父以告父欲誣人則辭以得於子誣告之法不復用矣漢宣帝詔年八十非誣告傷人他不坐誣告之惡其可深嫉自古如此且法者天下之法爾天子不能自專以付廷尉而州郡則以付理曹掾負此責者可謂重矣

然位卑身賤勢有以屈於人言不得行其志雖衆人亦蔑然下視之如無物嗚呼身可當此辱而法不可蔑視也執事素有高誼淹留一州蓋無負於下者下之人實負執事不一某不果盡言之請試舉其略今執事下車如此其久也公家之事其大者行之當有條理而小者若一事偶未盡留意能自保無纖毫之缺乎某以為雖古良吏不能無缺也誠有之則拂心正色引義於左右前後以補執事之缺者果亦有其人乎無其人也其搖

尾揭翼哀鳴乞憐欲傥倖執事一日之誤知者亦何暇及此自古人為善者有助未有孤立能以成事者執事為善之勢亦孤矣某願執事引善人自助以報上分寄之重後漢王渙為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以拾遺補缺臣奉宣詔旨而已某願執事行之他日還朝以此謝某江東鄙細人也以拙自許故每轉喉輙觸人諱須得

此官凡二年當上終恐以拙招悔尤正復多病故又過所上期一年始自勉强以來執事憐其愚而貌接之甚温某亦誠不欲雷同茍且緘默為自安策以負執事於聽其言與不聽惟所取舍如何爾未信而深言宜有罪

上饒州安太守論朱逮獄書

秦始皇兼吞之世專任刑罰囹圄成市天下愁怨相與滑叛漢高帝初入關出民於密網中為摩其毒螫以膚肉之蕭相國鎮以無為而天下大喜所與約法特三章

爾何其濶略也然必先曰殺人者死荀卿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寛惡也殺人者不可不死雖治古皆然而百王之所同也此非特為匹夫衆仇棄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衆之所棄者誰獨與之存哉朱逮殺人具獄上法當論死有司請致之法執事疑焉某所未喻繼請不獲命卒排而去之蔑然也今而後不敢復譊譊求効愚計矣孤憤未攄庶幾有以自解者故尚欲為執事盡言之

小人固多怒喜鬬然怒不自作鬬必兩起至循其端而要其終則皆鬬也今石明之怒造端於朱逮而逮之鬬則明實起之既鬬也則皆謂之鬬矣律云鬬毆殺人者豈此之謂乎兵凶器也操兵者無善心石明之來意不利於朱逮明矣逮欲求脫死則更為計而已反以刃迎之者何也必知不能中明且死於明之手中之則死於法小人雖愚度能料此然一旦殺人若刺犬豕者其志非求脫死也直悍戇好鬬有不勝其怒爾律云雖因鬬

而用兵刃殺者與同注云謂人以兵刃逼已因用兵刃拒而殺傷者豈此之謂乎且兵刃已逼已尚不得拒以刃况逮深居藩垣之内障以門户之固同處者數人而明特一夫爾去刃正復甚遠又安知必欲殺逮耶桀云石明持兵呼殺此得於朱氏之黨耶果明之黨自伏有此言耶桀云逮以從父祖在持兵備非常則石明初聞其父與逮鬬而持兵所以脱父之爭亦足為説矣皆鬬殺也而律獨以刃者斬議云謂鬬而用及即有害心曾

謂朱逮無害心乎今此不禁他日鬬者往往閉門而殺人矣開元間張公約與張楚立互相為殺楚既斷吭而公約自刜不死中書舍人崔龜從請以故殺人論公約死彼二人非有怨嫌忿爭之心而為此不得免惡其以兵相賊爾比之以兵鬬者宜何如哉某不肖於人事殊不通曉讀書又不能自表見而書獄豈所長令不幸從事於其間偶簡書之曉然與思慮之所及者正不得不守官爾執事以為非也操數寸之管即可論之朝廷而

活之天子亦以性命千里付執事某何預焉使有司不失官守執事為上廣好生之德一舉而兩全之顧有不可哉某辱知薦之及日夜思所以答公議而無媿者自念不敢以市道事執事徒心非而口諾茍且為容悅也執事所以見録者非有左右為之容又非以其能順言阿意僕妾其態而嗟來之則執事亦必有以取之矣今既仰失纖芥意得一事為罷去名何啻濯汙於清泠中古人舍貴為賤舍富為貧正為此爾況升斗之粟反拂

亂其平生亦足顧藉耶今日之去就惟在一言短書以
謝不敏伏惟俯加裁察